◎文学聚焦·新生代作家系列之一

“60后”作家：正在渐渐挑起大梁

王春林 陈　英

从代际的观念来考察，从如日中天的“50后”，一直到这几年已经逐渐浮出水面的“90后”，当下时代的中国小说界真正可谓是五世同堂。其中，小说写作实绩最大、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最能够代表迄今为止中国当代小说最高成就者，仍然是以贾平凹、莫言、铁凝、王安忆、张炜、韩少功、史铁生、阎连科等作家为代表的“50后”一代作家。这一代作家，在其思想正在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幸而遭逢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在饱享中西文化滋养的同时，也对社会现实有着真切的体验和理解。从一种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他们高端文学成就的取得，或许与这一群体的这一特点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整体而言，这一代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紧随其后，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成为中国小说界中坚力量的，很显然就是我们在此要关注的“60后”一代作家了。就我们有限的关注视野，“60后”一代小说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作家，主要有迟子建、格非、余华、苏童、毕飞宇、东西、韩东、李洱、吕新、艾伟、麦家、关仁山、葛水平、刁斗等。与上一代作家相比较，这一代作家中的大多数有过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总体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思想视野也更加开阔。与此同时，与稍后的“70后”、“80后”们相比较，这些“60后”小说家却又有着相对厚实的社会现实经验。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凝结表现在了他们的代表性小说作品中。

对现实和历史的谛视与思考

或许与这一代小说家的童年都是在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度过，“文革”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有关，这一批作家在写作初期，大多迷恋过曾被一些批评家称之为精神窄门的童年记忆的书写。比如，余华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枫杨树家乡”系列与“香椿街少年”系列，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等。这种书写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差不多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家们的关注视野由童年记忆而逐渐地转换为对现实和历史的谛视与思考。余华相继推出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苦难的关切与表达，曾经使得“苦难”这一关键词差不多就成为了余华的代名词。虽然此后的《兄弟》与《第七天》曾经在艺术上被一些批评家所诟病，但作家密切关注现实苦难的那种情怀却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否定。迟子建的早期小说作品，一贯以温暖与唯美为其突出特色，但到了晚近一个时期，从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开始，伴随着她世界观与生命观的变化，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日渐具有了苍凉的意味。至于曾经是河北“三驾马车”之一员的关仁山，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尤其是“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的《天高地厚》《麦河》《日头》，一直以一种饱含忧患意识的笔触关注思考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命运变迁。

从先锋实验向现实主义回归

与“50后”小说家相比较，“60后”小说家，由于受到1980年代大规模引进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缘故，在小说写作的初期，差不多都有过一个特别注重于艺术形式实验探索的先锋写作阶段。格非的《青黄》《褐色鸟群》《迷舟》，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现实一种》，吕新的《瓦楞上的青草》《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抚摸》、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我的帝王生涯》等，皆属脍炙人口的先锋小说作品。但是，到了晚近一个阶段，这一批“60后”小说家，除了极个别之外，大多数由现代主义的先锋实验而回归现实主义，其中的一些作家，更是转向了对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传承和转化。在大学任教的格非，大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就开始了“乌托邦”或者“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的创作，这个三部曲以对20世纪以来革命乌托邦的深刻批判性反思而享有盛誉，并曾获得过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稍后出现的长篇小说《望春风》，更是怀抱着一种浓烈的文化乡愁，回望着被现代性严重围困冲击着的乡村世界。年轻时也曾经一度热衷于先锋小说实验探索的毕飞宇，从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开始，在回归现实主义写作方式的同时，也更多地积极传承转化以《红楼梦》为突出代表的中国本土小说传统。这一点，在其长篇小说《平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注意到，在一个创作谈中，毕飞宇曾经说：“这个作品不清楚的地方特别多。还有一点要告诉你，我删掉了8万多字。这是小说里面相对比较清晰的地方。我对于‘混沌’产生了好感，这要归功于《红楼梦》。它是这样一部作品，它高度写实，纤毫毕现，但最后反而成了一种写虚，反而说不清了。”我们注意到，毕飞宇不仅意识到了“混沌”的重要性，而且还进一步地强调自己这样一种意识的形成与《红楼梦》的影响有关。能够意识到“混沌”的重要性，并且承认自己的小说写作明确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对于曾经有过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先锋小说写作经历的毕飞宇而言，实际上意味着某种近乎于腹胎换骨式的艺术表现方式的变化。与格非、毕飞宇有所不同，吕新的小说创作，一直到现在都充满着先锋气息，但与此同时，认真地读一读他晚近以来的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长篇小说《掩面》《下弦月》，就不难发现，他其实也在通过先锋的艺术方式，深入地思考表现着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中国革命问题。

总之，“6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伴随着上一代作家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正在渐渐挑起大梁，成为中国小说创作最为重要的一支中坚力量。我们衷心希望，随着时间推移，能够读到他们更加优秀的小说作品，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成就的体现者。

叶文玲

◎作家近况

叶文玲：文学是我的生命

杨　鸥　文/图

这是叶文玲故乡台州《叶文玲文集》首发式。

16卷本的《叶文玲文集》，沉甸甸的，52部作品，1000多万字，凝聚了作家叶文玲一生的心血。重病之后的叶文玲，今年75岁了，走路还有些蹒跚，看上去那么柔弱，仿佛承受不起“文集”沉甸甸的分量，但当她说起话来，目光里迸发出激情的光亮，让人相信她就是这丰硕厚重的16卷本的作者，她说：“我生病的时候就在想，只要我身体恢复起来，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文学，活一天，就要为文学奋斗一天。文学是我的生命。”

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金炳华所说，叶文玲是把文学当作生命，她把一切献给了文学，真善美是她永恒的追求。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则感慨：“让我最敬佩的是叶文玲顽强不息的创作精神，她在生病后还坚持写作，她的身上体现了浙江人敢拼、坚韧的精神。她的作品既体现了感时忧国的文学传统，又体现了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叶文玲文集》是叶文玲生命的结晶，是中国文学鲜活的历史见证。叶文玲的作品以清新之气贯穿始终，她用美去转换、融化丑与恶，用爱去融化曾经给她带来伤痕的世界，在酸甜苦辣中寻找和发现形象化的人生之美，用雅正、纯粹的目光把生活之美转换成文学之美。她的作品有空谷足音的清雅，有饱满的审美冲击力和感染力。

评论家贺少俊说，爱与美是叶文玲谱成的宏大的文学交响曲中的两个基本音符。她把文学创作当成美的创造，对美的寻找和发现是她自觉的追求，她从爱的角度进入美，由爱生爱，由爱生美，爱是她文学创新的基本源泉，爱与美赋予她一颗充满青春活力的心。

叶文玲文学馆就坐落在台州市图书馆内，走进文学馆，迎面是叶文玲的半身塑像和她题写的话：“美是文学的生命。”旁边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题写的话：“在叶文玲的文学里，女作家的温婉细腻、热情似火和台州人的硬气兼而有之。她对文学梦想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执著固守以及她强韧的生命活力尤为令人感佩。”

馆内展出了叶文玲的著作、文集、手稿、书信和照片以及朋友相赠的书画等。全面展示了叶文玲的人生历程和文学成就。从13岁在家乡浙江省玉环县的《玉环报》上发表小说开始，叶文玲至今已经走过了60多年文学创作历程。她当过农民、工人，1977年她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丹梅》，引起文坛的关注。叶文玲尤为感激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对她的赏识和鼓励，她说：“没有张光年发现《丹梅》，就没有我的今天。”当时她下决心要努力写得更好。1980年她的小说《心香》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此她的创作进入了旺盛期。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有“无尽人生三部曲”，包括《无梦谷》《无栀船》《无忧树》，其中《无梦谷》获得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颁发的“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她还创作了长篇小说《秋瑾》，传记文学《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等多种作品。2008年，一场脑溢血把叶文玲击倒，病愈后，思维和表达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说话好久才能蹦一个字。在家人的帮助下，她渐渐地康复，又重新拿起了笔，写作出版了15万字的人物纪实作品集《美美与共》。“痴心肠且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她说，身为作家，我一辈子也是个“痴心肠”，即使再是“寂寞书院冷”，我也敢于以笔为凭，做一名永远的“美的探索者”。

叶文玲文学馆内，一张张叶文玲与巴金、冰心等老作家的合影唤起人们对过去年代的回忆，这里浓缩了一部文坛的历史，展现了作家之间的浓浓友情。作家蒋子龙题写的书法“梦笔生香”，把叶文玲几部作品的名字包含其中。

叶文玲曾这样自述。“‘系毛蓝布围腰’是我初上文坛的自画像。我的故乡玉环，是典型的青山绿水江南县城，楚门更是一个鱼米丰饶的傍海小镇。故乡一直是我心头的绿荫。”如今，叶文玲的故乡楚门镇为叶文玲建起了“文玲书院”，叶文玲把她新出版的《叶文玲文集》送到了楚门的“文玲书院”。“文玲书院”的“心香斋”有叶文玲写的《心香斋铭》：“岁岁为文独言于纸，生生所好相伴以书。东海之滨楚门一隅，文玲书院心香斋立。八千里山河情，才归故土；六十载文学梦，都在此庐……”

叶文玲在新书上郑重地一笔一划签上自己的名字，交付给读者，就像交付自己的生命。一个以生命写作的作家，作品是她最大的财富。

◎新作评价

永不磨灭的番号

——读董保存的新作《陆战之魂》

葛　琦

2017年4月27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宣布：中央军委决定，以原18个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13个集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也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原有的18个集团军的番号从此不复存在。

恰在此时，我读到了董保存新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陆战之魂》。这部书，写的正是刚刚进入历史的中国陆军18个集团军的前世今生。

我们每个人对祖国的陆军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但往往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董存瑞、黄继光的名字，却不知道他所属的是什么部队；只知晓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却不知道是哪些部队在这些战役中浴血奋战；只知晓家乡的驻军38军、54军等，却不知道他们的发展历程和背后的故事……也许正是这些“不知道”，才使得像我这样对军事历史不甚感兴趣的人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

在碎片化阅读的互联网时代，《陆战之魂》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

这里首先应该说的是作者的叙述方式。这本书写的是军史、战史，是每一个集团军的发展历程。但不是干干巴巴的说历史，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让历史“活”了起来。作品的语言精当流畅，简约明快，严谨详实，能一句话说清楚的绝不多用一个字。描述战争场面时语句磅礴有力，可读性很强。阅读时好像在看一部战争纪录片，文字在你眼前幻化成具象的影像——你能看到队伍从弱小到强大的演变，能看到出征前每一个人坚毅的眼神；你仿佛听到隆隆的炮火声中战士们震撼人心的嘶吼；看到将领们顶着压力果断决策，热血青年前仆后继地为保家卫国流血牺牲……在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当中，我们认识了诸多个性鲜明的将领，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亮剑精神和军事智慧以及他们率领的部队顽强的战斗作风。

在漫长的战争经历当中，哪一支队伍都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作者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着力描写他们从挫折中奋起，“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战友的尸体”，从苦难走向辉煌。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四铁精神”——铁的信仰，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担当。这也正是作者浓墨重彩书写的陆战之魂。

战火锻造出来的人民军队，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元帅蒙哥马利上世纪50年代到中国考察后，所得出的结论：中国军队从士兵到将军都是最优秀的，我要告诫世界军队，切忌与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这本书的视角并没有停留在战争时期，而是跟随时代的脚步，写出了中国陆军走向现代化的强军之路。进入和平时期，乃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整编为18个集团军，他们的番号变了，他们身上的红色基因却传承了下来，陆战之魂依然熠熠闪光。抢险救灾他们冲在最前线；国际维和行动有他们的身影；训练场上他们依旧挥洒着汗水……

要把战史军史演绎得如此生动绝非易事，这就要求作者必须对军事历史烂熟于心，而且要有洞察力穿透力；还必须有文学表现能力。《陆战之魂》作者董保存是一位军旅作家，也是党史军史专家。在作品中，不乏作者亲自采访萧克将军、杨得志将军等革命先辈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也有多年来遍访档案馆、军史馆得到的珍贵史料以及对中国陆军历史的潜心研究的成果。作者用自己找到的适合表现这样重大题材的文学形式，使这一题材达到了真实性和可读性的统一。

中国陆军18个集团军的番号已载入了史册，这18个番号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他们身上宝贵的基因和陆战之魂将在新的番号中得到传承和发展。

◎作家谈

成长的痕迹

张　欣（美国）

一般人家里都会有个书架，书是精神食粮，书架于书犹如冰箱于食物；书架还可以方便阅读，令家人感受书香熏陶，使居室蓬荜生辉。

朋友尼尔的家，正厅一进去，迎面就是嵌入墙内满壁的藏书，仔细一看竟全部是精装本——世界最有名的百部名家名著。这是尼尔收集了多年的宝贝，至于真正读过多少不得而知；但这一壁的书让人对他刮目相看，毫无疑问，爱书的人还会差？于是立刻告诉尼尔，凭这也要好好认识他。

友人安默的书架上则是摆满了科幻小说。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安默讲起外星、魔戒头头是道；还有每次“星球大战”新片一上演，他都会深更半夜排队买票。

再望一眼自己房间的书架，那里也透露着成长的痕迹。诗词散文，名著佳篇，每一本都是最爱。当年喜欢余光中的诗句文采，精读了再细细抄入笔记本。席慕容的《七里香》，罗兰的“小语”，陪伴过多少个读书的日日夜夜。如今回首那年轻的岁月，真是一个《无怨的青春》。

在读书中成长，大家的著作中有着至理名言。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写道：“福气不是自外而来的，而是自内而生的。在有福的人面前，一缸清水会变成雪白的银子；在不该享福的人面前，一缸银子也会变成一缸清水。”智慧的语言，练达的人生观。

喜欢闲谈，因而愿看散文札记，梁实秋的“雅舍”，朱自清“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是精华。

喜爱对比，于是《京华烟云》《等待》就有了中英两种文本。《飘》的原著是为了电影的比较，一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海明威的短篇与莫泊桑的小说则是在印证着记忆里的中文景象。《鸿》和《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却是好奇英文境界里的中华文化是怎样的一番描述。怀念温馨纯美，就有了《向左走，向右走》的漫画集，清新美丽，幻想中仿佛就变成了一条《微笑的鱼》。《红楼梦》里雪地红袍宝玉迎风而去，多少次泪眼婆娑；《金瓶梅》中却见西门庆横蛮又忍俊不禁。

书桌前畅想，嬉笑忧乐，乾坤万事都已包容在小小的书架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好书常在，山高水长。

报告文学《谷文昌》全景式展现谷文昌精神

由文艺报社和福建省委宣传部举办的吴文辉长篇报告文学《谷文昌》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谷文昌是县委书记的楷模。习近平总书记曾称赞他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吴文辉的这部作品以寻找谷文昌坟前刻着“谷公——人民敬仰”的花岗岩香炉的捐献者为主线，沿着谷文昌生前的足迹，全景式地展现了谷文昌精神和感人事迹，展现了谷文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敢于担当、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与会专家认为这是一部融思想性、文学性、纪实性为一体，充满正能量的精品力作。（文一）

中国现代文学馆聘任客座研究员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离馆暨第六届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客座研究员颁发聘书。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是中国作协培养青年文学评论人才的重要举措。自2011年以来，已有五届50余名青年批评家加入客座研究员队伍。该制度有效地促进了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第五届12名客座研究员届满离馆，被聘为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徐勇、王士强、李丹、李伟长、金春平、白惠元成为第六届客座研究员。（李晓晨）